

A detailed illustration of a ma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lothing. He has long black hair tied in a bun with a yellow ribbon. He wears a red cape over a white robe with a pink sash. He holds a long sword upright in his right hand and a shorter sword horizontally in his left hand. The background is a dark, cloudy sky.

彩環曲

上

古
龙
著

彩环曲上

雷今龙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一九八二年七月

内 容 提 要

神秘的“浓林密屋”，一个又一个武林高手入不复出。少侠柳鹤亭，武功绝世，勇探其奥，邂逅美人陶纯纯，二人绝处逢生，相依相伴，喜结伉俪。江湖上，“乌衣神魔”残害武林，制造了一桩桩血案……为解开个中之谜，柳鹤亭应邀飞驰“飞鹤山庄”，不料中计被擒。最后，终于真相大白，想不到操纵“乌衣神魔”之人竟是……

目 录

楔子.....	(1)
第 一 章 罗衫侠少.....	(9)
第 二 章 绝地惊艳.....	(50)
第 三 章 荒山魅影.....	(95)
第 四 章 且论杜康.....	(134)
第 五 章 是真是幻.....	(174)
第 六 章 绝代剑痴.....	(215)
第 七 章 幔中傀儡.....	(255)
第 八 章 吉日良辰.....	(293)
第 九 章 神经初现.....	(331)
第 十 章 西门世家.....	(378)
第十一章 罂粟之秘.....	(417)

楔 子

浓云如墨，蛰雷鸣然。

暴雨前的狂风，吹得漫山遍野的草木，簌簌作响，虽不是盛夏，但这沂山山麓的郊野，此刻却有如晚秋般萧索。

一声霹雳打下，倾盆大雨立刻滂沱而落，豆大的雨点，击在林木上，但闻遍野俱是雷鸣鼓击之声，电光再次一闪，一群健马，冒雨奔来，暴雨落下虽才片刻，但马上的骑士，却已衣履尽湿了。

当头驰来的两骑，在这种暴雨下，马上的骑士，仍然端坐如山，跨下的马，也是关内并不多见的良驹，四蹄翻飞处，其疾如箭，左面马上的骑士，微微一带缰绳，伸手抹去了面上的雨水，大声抱怨道：“这里才离沂水城没有多远，怎地就荒凉成如此模样，不但附近几里地面，没见过半条人影，而且竟连个躲雨的地方都没有。”说话间，魁伟的身形，便离锱而起，一挺腰，竟笔直地站到马鞍上，目光闪电四下一扫，突地身形微弓，铁掌伸起，在马首轻拍了一下，这匹长程健马，昂首一声长嘶，马头向右一兜，便放蹄向右面的一片浓林中，急驰了过去，马蹄踏在带雨的泥地上，飞溅起一连串淡黄的

水珠。

右面马上的骑士，撮口长啸一声，也自纵骑追去，紧接在后面并肩而驰的两骑，马行本已放缓，此刻各自挥动掌中的马鞭，也想暂时躲入林中，先避过这阵雨势，哪知身后突地响起一阵焦急的呼声，一个身躯远较这四人瘦小的骑士，打马急驰而来，口中喊道：“大哥，停马，这树林千万进去不得！”

但这时雨声本大，前行的两骑，去势已远，他这焦急的呼喊声，前面的人根本没有听到，只见马行如龙，这两骑都已驰进那密林里。

焦急呼喊的瘦小汉子，面上惶恐的神色越发“显著”，哪知肩头实实在在地被人重重打了一下，另一骑马上的虬须大汉，纵声笑道：“你穷吼什么！那个树林子又不是老虎窝，凭什么进去不得？”猛地一打马股，也自扬鞭驰去。

这身躯瘦小的汉子此刻双眉深锁，面带重忧，看着后两骑也都已奔进了树林，他竟长长地叹息了一声，在雨中愣了半晌，终于也缓缓向这浓密的树林中走了过去，但是他每行进这树林一步，他面上那种混合着忧郁和恐惧的神色，也就更加强烈一些，生像是在这座树林里，有着什么令他极为惧怕的东西似的。

一进了树林，雨势已被浓密的枝叶所挡，自然便小了下来，前行的四骑此刻都已下了马，拧着衣衫上的雨水，高声谈笑着，嘴里骂着，看到他走了进来，那虬须大汉便又笑道：“金老四入关才三年，怎的就变得恁地没胆，想当年你我兄弟纵横于白山黑水之间，几曾怕过谁来。”

随又面色一正，沉声道：“老四，你要知道，这次我们入关，是要做一番事业的，让天下武林，都知道江湖间还有我们‘关外五龙’这块招牌，若都像你这样怕事，岂不砸了锅了。”

这被称为“金老四”的瘦小汉子，却仍皱着双眉，苦着脸，长叹了一口气。方待答话，哪知另一个魁伟汉子，已指着林木深处，哈哈笑道：“想不到我误打误撞地闯进了这树林里来，还真找对了地方了，你们看，这树林子里居然还有房子，老二，老三，你们照料牲口，我先进去瞧瞧。”说话间，已大踏步走了过去。

另三个彪壮大汉，已自一涌而前，凝目而望，只见林木掩映，树林深处，果然露出了一段砖墙来。

但那“金老四”面上的神色，却变得更难看了，手里牵着马缰，低着头愣了许久，林梢滴下的雨水，正好滴在他的颈子上，他也生像是完全没有感觉到。

雨哗哗然，林木深处，突地传出几声惊呼，这金老四目光一凛，顺手丢了马缰，大步拧身，脚尖微点，突地，往林中窜了进去。

树林本密，林木之间的空隙，并不甚大，但这金老四，正是以轻功扬名关外的“入云龙”，此刻在这种浓密的枝干间窜跃着，身形之轻灵巧快，的确是曼妙而惊人的，远非常人能及。

入林越深，枝干也越密，但等他身形再次三个起落过后，眼前竟豁然开朗，在这种浓密的林木中，竟有一片显然是人工辟成的空地，而在这片空地上，就耸立着令这金老四恐惧

的楼阁。

关外五龙的另四人，手里各个拿着方才戴在头上的马连坡大草帽，此刻脸上竟也露出惊异的神色来，金老四一个箭步窜了过去，沉声道：“这里绝非善地，现在雨势也小了些，我们还是赶紧赶路吧。”

但是这些彪形大汉的目光，却仍然都凝注在这片楼阁上，原来在这片浓林中的楼阁外，高耸的院墙，方才虽未看清，此刻却可以极为清晰地看出，竟全然是黑铁铸成的，而且高达五丈，竟将里面的楼阁屋宇，一齐遮住。“关外五龙”虽然也是久闯江湖的角色，但像这种奇怪的建筑物却还是第一次见到。

虬须大汉伸手入怀，从怀中掏出一粒弹丸来，中指微曲，轻轻一弹，只听“铮”地一声，击在墙上，果然发出了金铁交鸣之声，他不禁浓眉一皱，沉声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那入云龙金四此刻更是面色大变，转眼一望那片楼阁，只见里面仍然是静悄悄的，连半点人声都没有，才略微松了口气，一拉那虬须大汉的胳膊，埋怨道：“二哥，您怎地随便就出手了，您难道现在还没有看出来，这栋房子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吗？”

那虬须大汉浓眉一轩，蓦地一抖手，厉声道：“管他是怎么回事，我今天也得动他一动！”熊腰一挫，刷地竟又窜入了树林。

入云龙金四连连跺脚，急声道：“二哥怎地还是这种脾气，唉！大哥，你劝劝他，武林中人一走进这铁屋，就从来没有再出来过，大哥，您这几年来虽未入关，总也该听过‘石

观音’这名字吧？”

那首先纵马入林的魁伟大汉，正是昔年关外最著盛名的一股马贼“五龙帮”之首，金面龙卓大奇，此刻面上也自骤然变色，失声道：“‘石观音’？难道就是那南海无恨大师的传人，曾经发下闭关三十年金誓的南海仙子石琪吗？”

语音落处，烈火龙管二已从林中掠了过来，闻言竟又大笑道：“原来在这栋怪房子里住着的就是南海仙子，我早就听得江湖传言，说这石琪是江湖中的第一美人，而且只要有人能将她从这铁屋里请出来，她不再不再闭关，而且还嫁给这人，哈——想不到我误打误撞，却撞到这里来了。”

他仰天而笑，雨水沿着他的面颊，流入他满面的浓须里，再一滴一滴地滴到他本已全湿的衣服上。

入云龙金四双眉深皱，目光动处，忽地看到他手上，已多了一盘粗索，面色不禁又为之一变，慌声道：“二哥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”

烈火龙管二浓眉一轩，厉声道：“金四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能管我的事的！”

双脚微顿，身形动处，已自掠到那高耸的铁墙边，左手找着掌中那盘巨索的尾端，随手一抖，右手却拿着上面系有铁钩的另一端，缓缓退了两步，目光凝注在墙头上，右手“呼”地一抡，巨索便冲天而起，“铮”地一声，索头的铁钩，便恰好搭在墙头。

金面龙微喟一声，大步走了过去，口中道：“二弟，大哥也陪你一起进去。”回头又道：“老三、老四，三个时辰里，我们假如还没有出来，你们就快马赶到济南府，把烈马金枪董

二爷找来——”

他话犹未了，那烈火龙已截口笑道：“你们放心，不出三个时辰，我和大哥包管好生生地出来——”他走到墙边，伸手一拉，试了试搭在墙头的铁钩，可还受力，又笑道：“不但我们好生生地出来，而且还带出来一个千娇百媚的美人。”长笑声中，他魁伟的身躯，已灵猴般攀上巨索，霎眼之间，便已升上墙头，这烈火龙身躯虽魁伟，但身手却是矫健而灵巧的。

入云龙面如死灰，等到那金面龙已自攀上铁墙，和管二一齐消失在那高耸的铁墙后面，他竟长长地叹息了一声，“噗”地坐在泥泞的地上。

这阵暴雨来得虽快，去得也急，此刻竟也风停雨止，四下又复归于寂静，但觉这入云龙频频发出的叹息声和林梢树叶的微颤，混合成一种苍凉而萧索的声音。

挂在铁墙上面的巨索，想必是因着金面龙的慌乱，此刻仍未收下，随着雨后的微风轻轻地晃动着，入云龙的目光，便瞬也不瞬地望在这段巨索上。

“五龙帮”中的三爷，黑龙江上的大豪杰，翻江龙黄三胜，突地一挺身躯，大声道：“大哥他们怎地还未出来——老五，你看到了三个时辰没有？”

始终阴沉着脸，一言未发的多手龙微微摇了摇头，阴沉的目光，也自瞪在墙头上，墙内一无声息，就像是从未有人进去过，也绝不会有人从里面出来似的。

翻江龙目光一转，转到那坐在地上的入云龙身上，焦声又道：“老四，进这房子里的人，难道真的没有一人出来过

吗？”

入云龙目光呆滞地留在那灰黑的铁墙上，缓缓说道：“震天铁掌张七，铁臂金刀孔兆星，一剑霸南天江大谷，再加上武林中数不清的成名立万的人物，谁都有着和二哥一样的想法，可是——谁也没有再活着出来过。”

他语声方顿，多手龙突地一声惊呼，一双本来似张非张的眼睛，竟圆睁着瞪在墙头上，“五龙帮”素来镇静的多手龙，此刻也变了颜色，翻江龙心头一跳，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只见那黑铁墙头上，突地现出了一只白生生的玉手，一只春葱般的手指上，戴着一个精光隐现的黑色指环。

这只玉手，从墙后缓缓伸出来，抓着那段巨索，玉手一招，这段长达六丈的巨索，竟突地笔直地伸了上去，在空中划了个圈子，和那只纤纤玉手，一齐消失在黑铁的墙头后面。

入云龙嗖地从地面上跳了起来，惶声道：“已有三个时辰了吧，——”

语声未落，死一样静寂的铁墙之后，突地传出两声惨呼。

这声惨呼一入这本已惊愕住了的三人之耳，他们全身的血液，便一齐为之凝结住了，因为他们根本无庸分辨，就能听出这两声令人悚栗的惨呼，正是那金面龙和烈火龙发出的。

“翻江龙”大喝一声，转身扑入林中，霎眼之间，也拿了一盘巨索出来，目光火赤，嘶哑着声音道：“老四、老五，我们也进去和那妖女拚了。”

纵身掠到墙边，扬手挥出了巨索，但是他心乱之下，巨

索上的铁钩，“铮”地击在铁墙上，却又落了下来。

“多手龙”目光在金四面上一转，冷冷道：“四哥还是不要进去的好，就把以前誓共生死的话，忘了好了。”

缓步走到墙脚，从“翻江龙”手中接过巨索，手臂一抡，“砰”地将铁钩搭在墙头上，拉了拉，试了试劲，沉声道：“三哥，我也去了！”双手一使力，身形动处，便也攀了上去。

“翻江龙”转过头，目光亦在金四面上一转，张口欲言，却又突地忍住了，长叹了口气，猛一长身，跃起两丈，轻伸铁掌，抓着了那段巨索，双掌替换着拔了几把，彪伟的身躯，也自墙上升起。

只听“砰砰”两声，入云龙知道他们已落入院中了，一阵风吹过，林梢的积雨，“簌”地落下一片，落到他的身上。

暴雨已过，苍穹又复一碧如洗，这入云龙仁立在仍然积着水的泥地上，面上的肌肉，痛苦地抽搐着，缓缓走到墙脚，但是伸手一触巨索，便又像是触了电似的退了回去，他双手掩在面上，深深地为着自己的怯懦而痛苦，但是，他却又无法克服自己对死亡的恐惧。

暮色渐临，铁墙内又传出两声惨呼——

夕阳漫天之下，浓密的丛林里，走出一个瘦小而彪悍的汉子，颓丧地坐在马上，往昔的精悍之气，此时却已荡然无存，在这短短的半日之间，他竟像是突然苍老了许多。

两滴泪珠，沿着他瘦削的面颊流了下来，他无力地鞭策着马，向济南城走去。

夕阳照在林中的铁墙上，发出一种乌黑的光泽，墙内却仍然一片死寂，就像是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似的。

第一章

罗衫侠少

夕阳西下，绚丽的晚霞，映着官道边旱田里已经长成的麦子，灿烂着一片难以描摹的颜色，木叶将落未落，大地苍茫，却已有些寒意。

秋风起矣，一片微带枯黄的树叶，飘飘地落了下来，落在这棵老榕树下，落在那寂寞流浪人的单薄衣衫上，他重浊地叹了口气，捡起这片落叶，挺腰站了起来，内心的愧疚，生命的创痛，虽然使得这昔日在武林中，也曾叱咤一时的入云龙金四，已完全消失了当年的豪气，但是，这关外武林的高手，身手却仍然是矫健的。

他微微有些失神地注意着往来的行人，但在这条行人颇众的官道上赶路的，不是行色匆忙的行旅客商，就是负笈游学的士子，却没有一个他所期待着的武林健者，于是，他的目光更呆滞了。

转过头，他解开了缚在树上的那匹昔日雄飞，今已伏枥

的瘦马缰绳，喃喃低语着道：“这三年来，也苦了你，也苦了你！……”抚着马头上的鬃毛，这已受尽冷落的武林健者，不禁又为之唏嘘不已。

蓦地——

一阵洪亮的笑语声，混杂着急遽的马蹄声，随着风声传来，他精神一振，拧回身躯，闪目而望，只见烟尘滚滚之中，三匹健马，急驰而来，马上人扬鞭大笑声中，三匹马俱已来到近前。

入云龙金四精神陡长，一个箭步，窜到路中，张臂大呼道：“马上的朋友，暂留贵步。”

马上的骑士笑声倏然而住，微一扬手，这三匹来势如龙的健马，立刻一齐打住，扬蹄昂首长嘶不已，马上的骑士却仍腰板挺得笔直，端坐未动，显见得身手俱都不俗。

入云龙金四憔悴的面上，闪过了一丝喜色，朗声说道：“朋友高姓大名，可否暂且下马，容小可有事奉告。”

马上人狐疑地对望了一眼，征求着对方的意见，他们虽然不知道立在马前这瘦小而落魄汉子的来意，但一来这三骑骑士，武功俱都不弱，并不惧怕马前此人的恶意，二来，却是因为也动了好奇之心，目光微一闪动后，各自打了个眼色，便一齐翻身下了马，路人俱都侧目而顾，不知道这里出了什么事。

入云龙金四不禁喜动颜色，这些年来，武林中人一见他的面，几乎都是绕道而行，或是不顾而去，根本没有一人会听他所说的话的，而此刻这三个劲服疾装，神色剽悍的汉子，却已为他下了马，这已足够使得他惊喜了。

这三个劲装大汉再次互视一眼，其中一个目光炯然、身量颇长的中年汉子，走前一步，抱拳含笑道：“小弟屠良，不知兄台高姓，拦路相召，有何见教？”

入云龙金四目光一亮，立刻也抱拳笑道：“原来是金鞭屠大爷，这两位想必就是白二爷和费三爷了，小弟久仰‘荆楚三鞭’的大名，却不想今日在此得见侠踪，实在是三生有幸——”

他话声微微一顿，近年声名极盛的“荆楚三鞭”中的二侠银鞭白振已自朗声一笑，截断了他的话，抱拳朗笑道：“兄弟们的贱名，何足挂齿，兄台如此抬爱，反叫兄弟汗颜。”他笑容一敛，转过语锋，又道：“兄弟们还有俗务在身，兄台如无吩咐，小弟就告辞了。”

入云龙金四面容一变，连声道：“白二侠，且慢，小弟的确有事相告。”

银鞭白振面色一整，沉声道：“兄台有事，就请快说出来。”

入云龙金四忍不住长叹一声，神色突然变得灰黯起来，这三年来，他虽已习惯了向人哀求，但此刻却仍难免心胸激动，颤声道：“小可久仰‘荆楚三鞭’仗义行侠，路见不平，尚且拔刀相助，小可三年前痛遭巨变，此刻苟且偷生，就是想求得武林侠士，为我兄弟主持公道，屠大侠，你可知道，在鲁北沂山密林之中——”

他话未说完，“荆楚三鞭”已各个面色骤变。

金鞭屠良变色道：“原来阁下就是入云龙金四爷。”

入云龙长叹道：“不错，小可就是不成材金四，三位既是

已经知道此事，唉——三位如能仗义援手，此后我金四结草衔环，必报大恩。”

银鞭白振突地仰天大笑了起来，朗声道：“金四爷，你未免也将我兄弟三人估量得太高了吧，为着你金四爷的几句话，这三年里，不知有多少成名露脸的人物，又葬送在那间铁屋里，连济南府的张七爷那种人物，也不敢伸手来管这件事，我兄弟算什么？金四爷，难道你以为我兄弟活得不耐烦了，要去送死！兄弟要早知道阁下就是金四爷，也万万不敢高攀来和你说话，金四爷，你饶了我们，你请吧！”

狂笑声中，他微一拧腰，翻身上了马，扬鞭长笑着又道：“大哥，三弟，咱们还是赶路吧，这种好朋友，我们可结交不上。”

入云龙金四，但觉千百种难堪滋味，齐齐涌上心头，仍自颤声道：“白二爷您再听小可一言——”

“刷”地一声，一缕鞭风，当头袭下，他顿住话声，脚下一滑，避开马鞭，耳中但听得那“银鞭”白振狂笑着道：“金四爷，你要是够义气，你就自己去替你的兄弟们报仇，武林之中俊子虽多，可再也没有替你金四爷卖命的了！”

马鞭“刷”地落在马股上，金四但觉眼前沙尘大起，三匹健马，箭也似的从他身前风驰而去，只留下那讥嘲的笑声，犹在耳畔。

一阵风吹过，吹得扬起的尘土，扑向他的脸上，但是他却没有伸手擦拭一下，三年来，无数次的屈辱，使得他几乎已变得全然麻木了。

望着那在滚滚烟尘中逐渐远去的“荆楚三鞭”的身影，

他愣了许久，一种难言的悲哀和悔疚，像怒潮似的开始在他心里澎湃起来。

“为什么我不在那天和他们一齐闯进那间屋子，和他们一齐死去，我——我是个懦夫，别人侮辱我，是应该的。”

他喃喃地低语着，痛苦地责备着自己，往事像一条鞭子，不停地鞭笞着他，铁屋中他生死与共的弟兄们所发出的那种惨呼，不止一次将他从梦中惊醒，这三年来的生活，对他而言，也的确太像是一场恶梦了，只是恶梦也该有醒的时候呀！

他冥愚地转回身，目光动处，突地看到在他方才伫立的树下，此刻竟站着一个满身罗衫的华服少年，正含着笑望着自己。

秋风吹起了这少年宽大的衣衫，使得这本已极为英俊的少年，更添了几许潇洒之意。

笑容是亲切而友善的，但此刻，金四却没有接受这份善意的心情，他垂下头，走过这华服少年的身侧，去牵那匹仍然停在树下的马。

哪知这华服少年却含笑向他说道：“秋风已起，菊美蟹肥，正是及时行乐的大好时候，兄台却为何独自在此发愁，如果兄台不嫌小弟冒昧，小弟倒愿意为兄台分忧。”

入云龙金四缓缓抬起头来，目光凝注在这少年身上，只见他唇红齿白，丰神如玉，双眉虽然高高扬起，但是却仍不脱书生的儒雅之气，此刻一双隐含笑意的俊目，亦正凝视着自己。

两人目光相对，金四却又垂下头去，长叹道：“兄台好